

聆听新年的颂歌

(散文诗三章)

丁梅华

飞舞的雪花

在你迎面走来的目光中,那365个日子的点点滴滴,在季节的轮回中多了一圈涟漪。生命的年轮在旅途的颠簸中,一次次拍打着远方的憧憬?

跳跃在节日的音符,在时间的牵引中,让火红的情感,在燕子的报春声中,走进心灵的原野。让所有的诗情画意,都在浓郁的音乐中,美丽成千古不变的风景。

置身于如痴如醉的春节,总有一种心跳的感觉,来自遥远的水乡;总有一种殷实的企盼,来自亲人至真至纯的双眸。

当青鸟的羽翅,轻轻地从冬日的湖泊掠过时,被视线触及的阳光,便生长成春天最初的眷恋,而伴随着漫天飞舞的雪花,飞来的分明是一种关爱与祝愿。

当早有的那份呢喃,轻轻地走过新年相聚的温馨时刻,被你虔诚守望的情怀,便开始萌动一种沾满衣襟的思念。而那束盛开许久的浪漫,却在流星的飞逝中成为永恒。

能够听懂的声音,是你漫过眼帘的灿烂微笑和一路而去的频频回首,抑或是你纯朴的向往,酿香了日渐成熟的表情。

在你静静走进我生命的那一刻,聆听清清的溪水潺潺地从手指间流过,宛若你腼腆的微笑,勾勒出我灵魂深处生命的密码。

无数次携手走过,都在这瞬间回首间,成为心头的一次次感动。只是,那飘忽不定的云彩,依旧在潮涨潮落的上空延伸,展示一种青春的辉煌,一种挥洒自如的潇洒。

无数次昂首仰望,都在这阳光沐浴的早晨,成为一种情韵的凝重。只是,被你目光擎着的火焰,燃烧在我被鲜花朗诵的诗行。

远方的向往

有一种倾诉,总是伴随着钟声而来;有一种守候,总是承载着生命之重,穿越冬日的河床,深情地出现在我流动的琴弦上。

悬挂在时间上的风铃,带不走生生不息的爱情;远去的歌谣,带不走清朗的情节。于是,你在没有语言诠释的疲惫中,重新绽放成古老村庄的不老传说。

是谁把心灵的表白,轻轻地别在你远离家乡、远离亲人的梦呓中?让一种期待的邂逅,成为一种绯红的情愫,再次飘忽在袅袅升腾的炊烟之上。

其实,生命的驿站随时为你敞开,在你如泣如诉的步履中,被我坚守的防线早已不复存在。

我只想沿着你亮晶晶的视线,走进你苦涩而又美丽的情歌,让有一种缠绵的飞扬,成为我一生一世的怀想……

当新年的祝福,无声地掠过节日的氛围时,我能感觉到如期而至的温馨,潮湿了

所有期待的情话,漫溢在朦胧的天空,犹如淡紫色的风铃,淡紫色的爱,成为滋润新年的幸福遐想。

为何,沉重的步履,还在岁月的深处徘徊?是谁挥动女儿蓝的纱巾,在月亮之上唱起那支久违的歌谣?仿佛父亲手中锃亮的镰刀,收割着村庄的古朴和岁月的沧桑。

被诱惑席卷的风鸣,为何总让蓄满池水的夜,显得这样贫乏?在你的一举一动之间,分明有一种青翠欲滴的梦幻,燃起了我情真意切的渴慕。

新年,是传承生命年轮的起点,是日子复始的圆。在蓝天与草原之间,分明有一种风筝的飞翔,穿梭岁月的沟沟坎坎,无时无刻不在牵动我对远方的向往。

也许,面对心潮的涌动,我拥有的不仅仅是被白雪覆盖的不安,还有我朴素得一向情深的村庄和悠悠的乡情。

守望那片祥和的天空

迎面走来的节日,在季节的轮回中,变得格外地楚楚动人。时光的脚步,在久远的历史中越发显得沉重,而岸边驿动的心和爱情,便没有了繁衍和生息的依靠。

从苍穹悄然落下的雪花,无声地打湿温馨的空间。记忆的雨季,在炊烟的袅袅升腾中,骤升几许诗意。而跋涉的脚步,早已离开了曾经的家园。

走过线装本的古色古香,清淡的思绪,被漫无边际的色彩所渲染。那小桥上纤弱的水流,静卧于眸光的凝视之中。

守望着那片祥和的天空,守候着你清丽的身影,而风花雪月的轻吟低唱,在阵阵涌动的绿浪中漾起幸福的涟漪。

如今,那段记忆的天空,是否还残留着被爱情浸染的云彩?没有人告诉我,疲惫的鞋子在黑夜中独自行走,会带来星光千年的祝福。

那一丛从盛开得正旺的红火日子,在龙的传人的心中,默默地耸立成一种感动,一种来自心灵底层的牵挂。

被伤心泪滴采摘的芊芊叶片,成为我人生的一页书签。又是谁穿越古老的唐诗宋词?只此一回首,便在花丛私语中,迷失了回家的路。

就这样,在一个不再远离琴声,不再远离诗韵的氛围里,有一个声音从怦然心跳的水域而来,踏响季节温馨的草地。

当漂泊的旋律,从古典的节奏中离开时,我不知道你最初的跋涉,可是源于那句带血的诺言?也没有人告诉我,在这路的尽头,可有蚂蚁的蠕动沾满春天的泥土?

我看到驰骋的马匹,驮着失明的命运,走过春夏、走过秋冬,深情地出现在流动的琴弦上,引逗着我们去畅想。只想知道,此刻,你可是我全部诗歌的灵感和唯一?



诗歌天地

喜迎新春

白云集

蓝天白云红旗扬,花篮彩带戏春风。和平鸽子空中舞,玉兔归来送福康。烟花炮竹伴笑语,大街小巷飘酒香。高奏旋律歌盛世,江山多娇万年长!

过年(外一首)

石泽丰

这一天,父亲把日常积起来的喜悦堆至脸面,我们见了不亚于看到一个巨大的烟花在绽放那般高兴

这一天,爆竹燃经家家门口尽管短,老人们都认为它照样能驱赶年兽

手写的对联贴上壁风有些调皮总想掀着看母亲顾不上那么多在灶屋忙前忙后

这一天,她竟忘了这个家,是如此地贫穷和困顿

鱼肉端上桌子热气腾腾屈指可数的六道菜肴我和姐姐争相竞拍父母则相互礼让

我爱喝小香槟这种带酒精的饮料那一年,为了满足我还在世的父亲仅买上一瓶劣酒——过年

我们有序从新春出发

我贴上对联一并把欣喜贴上还有门前的春风和母亲心头的农事

顺着日子走流水摸到了岁月的门在光与影里我们遵从秩序一一从新春开始出发

沿着庄稼人的心愿二十四节气有序铺展种种有收,谁都没有错过一季

父亲的目光是一副对联

丁宇

注视冬日的远方父亲伫立在思念的田埂上用一种深情涂抹着绿色的守望每一次回首都有一份辛劳涌动在土地里每一次跋涉都有脚印的重复与叠加

聆听远方的钟声父亲的目光是一副对联用一种吉祥祈祷着来年的丰硕每一次想起都有一份感动闪烁在故乡里每一次牵挂都有乡音的悠长与悠远

捧读新年的温馨父亲的笑容是一首民谣用一种朴实装点着乡村的旋律每一次吟唱都有一种音韵流淌在脉搏里每一次弹奏都有音符的跳跃与颤动



春意盎然

胡茂芹 摄

家乡的年俗

闫伟东

“过年喽……”楼下院子里,一群小娃娃呼喊着奔跑玩耍,兴高采烈喜迎新年。望着这群天真烂漫的小娃娃,勾起我灵魂深处对家乡年俗的记忆。

我的老家在杏子川。那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宽宽川道,川道里有一条河。传说在古代的时候,整道川里都是杏子树。杏花飘落的时候,河面上漂了一层厚厚的杏花瓣。于是,人们就叫这道川为杏子川,叫这条河为杏子河。

川道和河流的名称,是家乡美丽的自然风光的烙印。村子建在北山坡的弯道上,避风向阳,错落有致。村口有棵大槐树,高三十余丈,树荫遮盖三亩多地。村里人口口相传,说明朝时期,村里阎姓人家从山西老槐树下迁徙而来,于是村名就叫阎家湾。阎姓祖先为了让后人知晓自己家族的搬迁史,就在村口栽了这棵槐树,以示纪念。我家就在大槐树下。

现在,我们村居住的人已经不是单纯的阎姓,而是有甘肃、宁夏、榆林、关中、河南等地移民过来的多个姓氏,杂居在一起。多姓多地人员带来的多种文化和多种乡俗融合在一起,使得我们村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年俗。这种年俗,仪式多,程序繁,都有一定的文化内涵。

人常说过了腊八就是年。可我们村人腊八这天不好过,要人人过关挨家里长辈的批斗。这天,每家每户用红纸裁成窄长条,上面写上“一家之主”四个字,贴在锅台巷位置的墙壁上,全家人要面对这“一家之主”的检讨。

检讨在上午进行。家里如果有人在内年了谁家谁家的蒜,都要全部说出来。如果不说,认为“一家之主”就会给一家人带来厄运。问题总是出在年轻人身上,长辈把年轻人臭骂一顿,年轻人表示悔过,长辈请求“一家之主”看在年轻人不懂事的份上绕过,这才结束。这可能是古代什么时间有人设计出的一种在年前教育人的方式。年年如此,由此也使得村里人形成了憨厚老实的性格。

曾经,我们这群碎娃娃最盼过年,盼的就是吃一年中最好的饭食——年茶饭。我们村同陕北其他村一样,年茶饭很丰盛,主要有年糕、油馍馍、米馍馍、米酒、清酒。这些年茶饭有含义,油馍馍代表天,米馍馍代表地,年糕代表人。米酒代表地,清酒代表天。过年期间吃这些茶饭,表示来年天地

人能够和谐相处。也许在古代某段年月里,我们这地方盛行道教,道教在过年的时候用饭菜的形式给人们传输理念,从而形成了这么一种特有的地方风味年节食谱。

腊月里,杀年猪是家里最热闹的一天。把猪往倒一杀,第一件事就是在刀口位置大大割一块肉,切碎下锅,午饭时候犒劳大家。杀年猪是要请宗亲和邻居们来吃年猪肉的,这是祖辈留下来的规矩。用年猪肉做成了猪肉烩菜,主食是黄米捞饭。宗亲和邻居们都来吃。由于人太多,窑洞里挤得没地方站,就站在门道中,蹲在院子里,舔溜舔溜吃得香。今天在他家明天在你家,谁家杀年猪就在谁家吃。杀年猪吃年猪肉,是村里流传下来的一种增进宗族和邻里之间情感、促进和睦团结的方式。

除夕之前,我们陕北农村人要进行一年一次的大扫除。大扫除的时候,要把里里外外、角角落落的尘土彻底清扫出来,把旧窗户纸撕扯掉,糊上崭新的麻纸。打扫过的窑洞、房屋,清清爽爽亮堂堂。我们陕北人还爱在过年前打扮居室。炕边贴上炕围画,窗子上贴上窗花,门上和窗框上贴对联,在院子门口、路旁树干上到处贴上写着“出门见喜”“抬头见喜”字样的红纸。整个大扫除和对屋子的装饰美化,陶冶着村里人的情操,表达着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

过年这天,最隆重的就是吃年夜饭。农家一年来积攒的最好的食物在这一天全拿出来了。我们村人吃年夜饭在太阳快落山时。吃饭的时候,不准弄出响声,都静默着埋头吃。家里长辈在开吃前就叮咛,说话是骂饭呢。不准用筷子敲得盆碗叮当响,盛饭时也不准使盆碗发出响声,那是砸饭碗。我们村里人说,不论骂饭碗还是砸饭碗,来年都要受穷吃不上饭。这是教育人对劳动成果的珍惜,对辛勤劳作的尊重,对来年丰衣足食的期盼。

吃过年饭,家家户户在屋檐前挂起点亮的红灯笼,村子里到处都是星星点点跳动着的火苗,好似进入童话世界。猛然,一串鞭炮炸响,整个村子霎时沸腾起来。家家户户的小孩跑出家门,呼喊“过年喽!打火放炮喽!”紧接着,各家各户都开始燃放鞭炮。整个村子火焰飞舞,鞭炮炸响,人们进入了狂欢。整个除夕夜,我们村人不睡觉,叫熬夜。关于熬夜,我们村人的说法是年夜一夜不睡,把苦日子就熬过去

了,来年全家就会幸福。

正月初一早上鸡一叫,村里的大道上,扁担“吱吱”,脚步“咚咚”,人影晃动,就是听不到人说话的声音。这是每家每户“抢枝头”,也叫“挑金水”。我们村人的说法是初一早上谁家抢挑上第一桶井水,新年里种的庄稼一定会丰收。意思是教育人在新年里要勤快,不能偷懒,养成早起和辛勤劳作的好习惯,这比家里有金银财宝还重要。

正月初一早上,太阳一冒花,我们这群碎娃娃就用一根长杆挑一串小鞭炮点燃,从自家的大门缝上伸出去。在鞭炮炸响中,大门缓缓打开,这叫开年门。年门开了,旧的一年就过去了,新的一年从此开始。

我们村人正月初一早上吃饺子,叫圆满饺子。一是表示旧的一年圆满结束,二是表示一家人在新年里团团圆圆,三是祝愿新的一年有个美满开局。

吃过圆满饺子,各家各户都要给长辈拜年。家里最年长的长辈坐在炕上,面前摆着酒菜,小辈们跪在地上给长辈敬酒磕头,听长辈训话。给长辈拜年,既是对尊老敬老传统的继承发扬,又是长辈们教诲子孙的一个时机。

初三开始,村里的秧歌就闹腾开了。我们村人说,秧歌原来叫阳歌。一到冬天,人身上的阳气就藏进五脏六腑,于是在寒冬里,人们就双手搂抱着腰身,萎靡不振。过年后天气开始回暖,要把阳气从五脏六腑调出来,扩散在全身,振奋起精神,准备干农活。于是过一天就要闹秧歌。秧歌在年前腊月里就排练好了,锣鼓家伙往大槐树下的空地上放,咚咚锵锵敲打起来,秧歌队的人听见锣鼓响声就迅速集结在一起。秧歌队首先在大槐树下走大场,给村里人集中拜年。大场表演完,秧歌队就给村里各家各户拜年,一直延续到正月十五前,非常热闹。

正月十五闹元宵,几个村子的秧歌集中在一起汇演并转九曲,也叫观灯。这是消灭鬼祈福的节日,也是乡村春节闹红火的高峰。在村里一块平整展的庄稼地里,用土坯勾画出一个四方四正的图形。这个图形设计精巧,里边密布约一米宽的走道,曲曲弯弯,形成九道大弯,迷宫一般。走道上每隔一米左右都分布着一盏灯,共365盏,每盏灯表示一年中的一天。

布灯的地方各栽一根高粱秆,高粱秆顶端放一个用彩色纸做的灯碗,油灯放在灯碗之内。入口和出口是并排挨着的,搭有彩门。祖辈留下来这么一种庆新年的仪式,转一转,意思是把一年中每天的晦气都转走了,图个热闹吉利。夜幕降临,365盏灯同时亮起,一片通明。花灯闪烁,色彩梦幻,令人心旷神怡。转九曲开始前,秧歌队先要表演一番。几个村子的秧歌队聚在一起联欢,一家不愿输给一家,此起彼伏,扣人心弦,有比赛的味道。秧歌队表演完,秧歌队在后,转九曲观灯的人在后,蜂拥着从彩门进入九曲阵转九曲观灯。转九曲观灯的人源源不断,似水渠里的流水,在九曲走道里拐弯流动。走出彩门,九曲就转完了。人们也好像浑身轻松了、有劲了。

到了正月十六,村里人要举行出牛仪式。把牛赶在大田里,把犁铧给牛套在身上,先在地上犁出一个大圆圈,再在大圆圈里犁出十字。然后把犁扎在圆圈内的一个空格上,牛也拴在那里。在十字交叉点上搓起一个小土堆,土堆上放一个黄米馍馍,点一炷香插在黄米馍馍上。人们在土堆前面向东方一跪,面对土堆磕三个头,最后把黄米馍馍喂给牛吃。按我们村人的说法,这是敬天敬地敬耕牛,祈求新年五谷丰登。其实,这是祖辈自己给自己设计的新春农活开工仪式,警示自己要从严红火热闹的休闲氛围中解脱出来,开始专心致志干农活,保证粮食生产。

出牛仪式后,新年就彻底过完了。山峁沟洼到处都是乡亲们忙忙碌碌干农活的身影。

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再没有时间参与和享受老家年俗全过程。但是每到年节,都会勾起我对农村老家年俗的回味。我常常思考,老家的年俗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文化?可总是归纳不到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内。但是我们老家年俗有特点,蕴含着勇于改正缺点、热爱生活、和谐奋进、崇尚劳动、尊老敬老、天人合一、喜庆红火的朴素思想。陕北的民俗文化,不是纯汉族文化,也不是纯羌族文化、蒙古族文化,更不是单一的多民族文化、佛教文化,而是在陕北历史上多民族多文化的融合过程中,剔除糟粕、保留精华,形成的一种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粹文化。我们村的年俗文化很显然具有这一特征。正如杏子川和杏子河的名称一样,有我们杏子川优良传统文化的深深烙印。



Yangjialing 邮箱: yjlwyfk@126.com